

系列小说二

李国文
文集



涅槃 没意思的故事

第 4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国文 文集

系列小说 二

涅槃 没意思的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国文文集. 4, 系列小说. 2, 涅槃 没意思的故事/李国文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636-8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8350 号

责任编辑 周绚隆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马云峰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世纪兴原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20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62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36-8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李国文是当代文坛的常青树。早年以小说成名,亦因小说获罪,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文革”后复出,驰骋文坛数十年,佳作不断,屡获好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渐将目光转向历史,写起了文化随笔,且一发而不可收,展示了其才华的另一面。

李国文的小说,素以直面现实,关注众生,剖析人生百态为特点;近二十年来,虽沉潜于历史,但他的目光也并未脱离当下,用嬉笑怒骂、幽默冷辣的文字,表达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理解,自有一种严肃和深透。

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李国文文集》,收录其各种文体之代表作,凡十七卷十八册,集中呈现了李国文从文近六十年的创作成就。其中第一、二卷为长篇小说,第三、四卷为系列小说,第五、六、七卷为中短篇小说,第八、九卷为散文,第十至十七卷为随笔。小说收集较全,散文、随笔则经过了择选,若干篇目作者有不同程度的修订。

由于李国文从文时间长、著述丰,因此,在这套文集的编辑过程中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2年1月

目 录

涅槃

涅槃一	(3)
涅槃二	(24)
涅槃三	(40)
涅槃四	(59)
涅槃五	(85)
涅槃六	(104)
涅槃七	(184)
涅槃八	(234)
涅槃九	(251)
涅槃十	(302)
涅槃十一	(321)

没意思的故事

前言	(343)
《没意思的故事》之一 喷嚏	(346)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 别扭	(355)

《没意思的故事》之三	梦想	(362)
《没意思的故事》之四	幸福	(368)
《没意思的故事》之五	孤独	(376)
《没意思的故事》之六	怅惘	(388)
《没意思的故事》之七	生活	(395)
《没意思的故事》之八	逝情	(401)
《没意思的故事》之九	好人	(410)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	微澜	(421)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一	死扣	(435)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二	变异	(444)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三	丑事	(454)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四	小事	(463)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五	四季	(471)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六	膏药	(481)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七	天问	(489)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八	钥匙	(500)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九	春游	(509)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	游春	(519)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一	友情	(528)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二	没戏	(533)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三	没劲	(542)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四	没法	(549)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五	失望	(557)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六	圈套	(566)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七	懊悔	(573)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八	钓鱼	(581)
《没意思的故事》之二十九	心病	(589)

《没意思的故事》之三十 邂逅	(597)
《没意思的故事》之三十一 快乐	(605)
《没意思的故事》之三十二 痛苦	(612)

湮 槃

涅槃 —

涅槃 nièpán 佛教用语,指所幻想的超脱生死的境界,也用做“死”(指佛)的代称。

[梵语 nirvāna]

(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 1000 页)

不知谁兴致盎然地在太平间的铁门上,用颜色粉笔涂写了一个英语单词 welcome。

究竟 welcome 谁? welcome 什么?

也许,只有鬼知道了。

人死为鬼么?但愿不。

老前辈 C 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说不,自然不。

不过,后来他不怎么说不了,他讲人的知识是无穷尽的,有许多未知领域。于是,或许有鬼,或许无鬼,介乎两者之中。

C 老前辈开始奋练神草,师僧怀素。

他不晓得依据什么统计数字,相信书法是一种内功,书法家皆长寿。可见老人家虽浑脱通达,也是乐生而不乐死,不大愿意做鬼。所以日日挥毫,练得太勤太苦。我劝喻过,C 老您已功成名就,将来二十六史或二十七史,准有您老的列传。而且成为书法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到这年岁上,一切均应顺其自然为好。他不信,他要继续贡献,于是我们大家陪着贡献。

C 老的秘书 L,陪着老人家练。这家伙大概有点童子功,两笔柳公权,极有韵味,不过他不露。凡首长身边人,都得需要一点奸佞,我笑笑,L 也笑笑,彼此心照。

写字的人喜欢题词,我们开玩笑说 C 老也患了“郭沫若氏综合症”,因为名山大刹都能瞻仰到郭老的墨宝。L 就想法找到让老人家挥笔的地方,但这样的机会究竟不多,L 让大家向他求字。

“好好好!”他有求必应。

我曾经是他部属,自然不例外,向他讨过,也蒙他赠过。狂草的特点,就是任气而为。所以老先生的字,体大如斗,逶迤径尺,丈二宣纸,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断气以后就掷笔不写,盖上铃记首章送人。《李斯碑》就几个字,当宝贝供着,C 老这种不求全璧的做法,也是一种风格。我保存着老人家好几幅这种未完成的杰作,因我的居处狭窄湫隘,挂起来顶天立地,容易联想到追悼会的挽幛,老婆摘下来存起,但愿 C 老别发现。

C 老从一线退到二线,又从二线退到三线,怎么说也比先前闲一些,有空驱车到各家走走。等到喇叭在你门前响起,急忙悬挂他的墨宝也来不及。他以为我不称心,准会有更宏伟的篇幅送到,还题上老弟指正之类的抬头。诚惶诚恐,连忙解释:“C 老,不是我不挂,而是我舍不得挂,这破屋,挂您的字,糟蹋了!”

看来他不信,也许我还不如 L 炉火纯青。

L 老发动大家向老前辈讨字。后来,我真的不感兴趣了,但不讨 C 老偏要送,特意裱好拓好,登门给我挂上。我问 L:“难道写字的人,都有如此雅趣,赔钱赚吆喝?”

“刚刚写上了瘾,难免有表现欲——”L 提示我,恐怕你得叫好,老人才会罢手。这算哪一国道理? L 讲,人老了需要奉承和需要维生素一样,你是作家,他大概尤其需要你的恭维。

天晓得。

隔不几天，C 老果然又赠字来了，他讲喝了几口黄酒以后，在微醺的状态下一气呵成的。龙飞凤舞，好像张天师画的神符，那长卷上写的是主席诗词《六盘山》，展了又展，还在“屈指行程二万”那儿，估计到“缚住苍龙”，至少也有印度的纱丽般长短了。也许他听过太多的好，嫌千篇一律，也许他觉得我的赞誉，并非发自肺腑丹田。C 老说：“你是作家啦！总该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啰！”

这让我着实为难，错就错在我不该别出心裁，竟说：“C 公，我不揣冒昧，等您百年以后，这幅神来之笔，说不定价值连城。伦敦索斯比拍卖行一幅凡·高的《向日葵》，最后以三百万英镑敲定。”

我以为他该高兴，谁知老前辈马上虎起了脸，明显地流露出不快，站起要走，一点笑脸也没有。糟糕，我连忙拦住，他说：“活着已不值钱，死后更狗屁不是！”然后，老人家悻悻然地坐车走了。

不一会，L 匆匆赶到，满头热汗，问我什么事把 C 公得罪了？初时我还莫名其妙，把凡·高来比他还嫌捧得不够肉麻？L 跌足叹息：“你呀你呀，枉为作家了，怎么不懂得揣摩老年人心理？死之将近也越怕死，你碰了老人的痛处，犯忌了。他恨不能返老还童，恨不能活一百岁！”

老前辈最终未成人瑞，终于离开他亲手创造的革命事业，溘然逝世。追悼会开得隆重，领导人到了不少，备极哀荣。L 在灵堂见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这下好了，好了！”

我很难判断他是喜是忧？还是喜忧兼之？

我知道，从把 C 公开罪以后，便很不喜欢我了。非但不驾临寒舍，后来他罹病住院，也婉拒我去探视。他把我的话视作讪言，据说回府卜了一卦，竟是川泽断竭，大大的凶险不吉。因此我也很内疚，岂不是我一句话催老人家见阎罗王去了么？

L 看出我不安的灵魂在忏悔，宽慰地说：“他不能不死么？说实在的，他也该到这一天了！”也许他觉得语言刻薄，又补充了几句

溢美之辞，“无论如何，老前辈这些年倒还安生，没有横空出世，弄得别人啼笑皆非，也可以说是善哉善哉了！”

我不知已入鬼城的C公，是否同意这样的盖棺论定。

老前辈一生，既未做太坏的坏事，也未做太好的好事，唯其如此，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被人淡忘。这样也好，省得被人恨得牙痒，在冥国也不安生。

看来，我也快到相信有神论的年纪了。

某日，我翻旧稿，于书柜中找出老前辈许多遗墨，十之八九，都认不得，即使把C公由奈何桥那边请回来，他也不知写些什么东西。随即给L打电话，也许应该送到什么纪念馆保存。

他很惊奇：“你还保存着？”

“你该比我更多！”

“我可是真正的书法家，知道什么该留，什么该扔！”

“那你怎么处理？”我向他讨教。

“最好的办法，是烧化给老前辈——”

于是我点燃火柴，付之一炬。在烟雾缭绕中，我似乎见到老前辈莞尔而笑：“我没有讲错吧，活着已不值钱，死后更狗屁不值。果然——”

C公活一辈子，不知讲了多少有用的话和没用的话。

就这一句，我认为，最清醒。

Z是我的学长，比我略大几岁。

去年他害了场大病，幸无大碍，后来慢慢将养，遂痊愈了。

只是精神大不如前了。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很不耐烦地问：“你到底要什么时候烧吗？”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个意思，直到对方告诉他是火葬场，他才恍然大悟。竟有这等混账，跟老头子开这样恶劣的

玩笑,Z火透了,还未等他破口大骂,电话挂了。

利用通讯工具骚扰他人,其实可以构成妨害罪的。Z缺乏法律常识,不去报案。他亲属也愿意息事宁人,何必弄得大惊小怪。没准,电话串线了呢?

不久,这电话又打来了,还是同样的问话:“你到底要什么时候烧吗?”

这回Z胸有成竹,未容对方再讲什么,先雷霆万钧地吼了过去:“你先把该烧的烧掉,再来烧我也不晚!”说罢把电话啪地挂上。从那以后,这个电话里的火葬场,好像再没有同他联系过。

我不大相信此事,但Z言之凿凿。

我认识S君很偶然,是在火车旅行途中。

他算是见面熟的那类人,很快就能谈笑风生,很快就认为挺知己。这样,我知道S君是某省体委主任,去美国考察运动场馆建设,昨天刚下飞机,今天坐火车回去,他说他想外孙女了,一天也不愿意在北京多待。他还说,美国主人知道他有这位宝贝疙瘩,送了个椰菜娃娃,丑死了,几次想把它扔掉。可美国主人要回访的,到时候万一人家要问小姑娘这礼物呢?S君一定要爬上去打开皮箱拿给我看:“这美国佬的艺术观点,真他妈的怪着咧!”

我劝他免了,不必看了。

在火车车厢里,并非正式场合,也不是在国外旅行,似乎用不着过于讲究仪容,西服可以脱掉,领带无妨解开。何况天气并不凉爽,车厢软包里够火热的。

他说:“省里的人准会到车站来迎接,我要给他们一个搞洋务的形象,现在对外开放,土包子不吃香了。”

我觉得这个旅伴挺直率,便认识了。

前年,他说他要滚下台来,没滚成。去年,又这样说,仍旧没

滚。今年,他居然有时间和闲情逸致到北京来逛,转弯抹角找到我,登门拜访。我估计,此公大概完成历史使命了,不能总六十花甲,于是,有工夫出来散散心。

他告诉我,使命不算全完,只滚下来一半,还有一半留在台上。“真厉害!”我表示佩服。

S君说:“不到罚点球的时候,别认输!”他当然开玩笑,“除非马克思老人家有请,我不会退场!”

接着讲明来意:“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的作家,你得想法给我弄个美协会员当当。”

我以为我耳朵出了故障,他再一次表明他要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S君是个直率性格的人,我也坦诚相告,老兄,我连美协在哪儿办公都茫然,何从介绍?再说,你我都与美术无缘,这不是开玩笑么?

S君正色声明:“我五十年前就画竹!”

“什么什么,你不是在体委工作?”

“不错,我是老体工干部,在老解放区当兵时,司令员看我腿长,抽去打球。可我参军前在窑上烧缸烧盆,釉坯上画竹我可拿手。那回在美国考察,我给洋人露了一手,三笔两笔,竹子出来了,你猜老美怎么讲,怪不得中国出熊猫。哈哈……”

我劝他算了,何必多此一举。

他的论点是:“过去工农干部吃香,现在轮到文化人走运了,我得修正人们头脑里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形象。”

我提醒他:“走运个屁,如今挨收拾的,谁?”

他笑了:“我才不像你们那样傻,我不真干,不过,图个虚名。再说,我有一半在台上,办事还算方便,何乐不为。真到退场那一天,躺在停尸房里,想干什么也干不成了!”

这家伙确是健谈,多年当干部,嘴皮子都练得挺溜。“我可告

诉你，人一闭眼，在停尸房里拖来拖去，还不如一条死狗。”

“不对吧！我听说要给尸体化妆，男性理发刮胡子，女性描眉涂眼影。”

他嘲笑我不深入生活，他说他刚到停尸房去，亲眼目睹，感慨万分。

我开他玩笑：“你该不是找一位长眠的画家，介绍你入美协吧？”

“我去看一位老战友！”

“死了的？”

“活着会在那鬼地方，躺在大抽屉里凉快。”听他介绍，这位J同他一齐参军，好像不如他混得发达，“没办法，过于老实，不懂得张嘴伸手。哦，真他妈的惨得慌，这位老兄已经冰镇两个月了，也保不了鲜，快成风干肠了！”

“干吗不火化？”

“家属非要在悼词里加上‘久经考验的’五个字，要不就拒烧。他们单位的上级部门做了让步，勉勉强强同意用‘忠诚的’三个字代替，家属不干，我也不干，僵持着，看谁着急？”

我想唯有中国人，喜欢如此咬文嚼字地讲究死后的溢名。“久经考验的”和“忠诚的”两词，固然涵义不尽相同，但差异不大。“久经考验的”“久”，含有较长的时间这种概念，有点界定的意思，但“忠诚的”能理解为一种短期行为么？生活中也许会有今天忠诚于阿猫，明天又忠诚于阿狗的朝秦暮楚分子，但悼词通常隐恶扬善，化干戈为玉帛，用一句“回到什么路线上来”也就盖住脸，可以奏哀乐了。我对S君说：“依我看，J能够得到‘忠诚的’三个字，倒是一个人品质的最高评价，我甚至觉得比‘久经考验的’更有人情味些。”

S君不同意：“J和我一起当兵，一起打球，当时老区有多少篮

球队,有多少篮球,掰着指头能数出来。怎么也是抗战干部、老革命,连‘久经考验的’也捞不上,白挨五一大扫荡了!”

“J要活着,他会争么?”

“这位老兄啊,连个整屁都放不出。”

“由此可见,还是活人想不开罢了,你封他个秦始皇,现在不也挖出来任人当玩意儿看。”

S君告诉我,J后来不打球了,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后来回家乡抡了几夭锄把,后来又接着继续革命。为此组织部门惜墨如金,“忠诚的”三个字,对J来讲足够了。

S君来北京,也有为战友奔走的任务,吃了闭门羹后,很生气,很激动,对J的家属讲,坚决顶住,不给五个字不火化。当然,他也很庆幸,当初要点他的名到城工部报到,派到敌后工作,没准他也捞不到“久经考验的”这五个字了。

S君一直在体育界久经考验,五十年代就出过国,随球队出征“社会主义阵营”诸国,以后,他不打球了,专门看球,当体育官员,一直熬到省体委主任。至于政绩,他挺坦率,赢了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结果;输了,对不起,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挡驾。他承认,当头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运动场主席台,捏瓶可乐看比赛,只要不扔瓶子就不会犯错误。实在因为头天晚上打麻将累得坐不住要打瞌睡,也可以到休息室找女运动员聊聊天,解解乏。总之,和J从事地下工作不同,不至于被敌人捉住灌辣椒水,因为他也未回家乡务农烧窑,所以他不能不是久经考验。估计去见马克思时,也只能谈关于冲出亚洲的问题。谢天谢地,球还真是个吉祥物咧!他高兴自己到了那一天,不会像J在停尸房久住。我也为他高兴,因为所有的冰箱说明书讲得清楚,即使是四星级的,也不易久存易腐烂变质的物品。

话题又回到当美协会员上来,他说他走进体育界绝对是历史